

闪光的足迹

赵志浩

闪光的足迹

主编

/ 陈公水

傅冠明

顾问

/ 高连欣

吴成远

闪光的足迹

主编 陈公水 傅冠明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淄博荆家印刷厂



850×1168毫米32开本11.5印张 6 插页285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5329—0598—5

I·528 定价5.85元

序

中共桓台县委书记 赵 奎

当你目睹了这一切，不能不感到是另一种风景。

马踏湖这个名字，日渐嘹亮有其美丽的原因。那碧绿如帐的芦苇，那纵横交错的港汊，那缓缓流动的湖水，那婆娑的柳影，那欢跃的鱼虾，那飞驶的小舟，构成了如诗如画的意境。由此引得古今骚人墨客吟颂歌咏很是自然，被誉为鱼米之乡、北国江南更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当你翻开这本《闪光的足迹》，沿着语言符号所铺设的道路，便会领略优于马踏湖风光的另一种风景，即荆家这片土地上的壮丽景观。这里有内宇宙之光，有精神世界的灼灼星火，也有生生不息的群体向生存环境和自身困境挑战的伟岸雕像，这里有优秀的民族传统大力弘扬的凯歌，也有新时代动人心魄的改革旋律。透过这个缩影，你会看到中华民族开始摆脱贫困，走向辉煌未来的飒爽英姿。

荆家镇位于桓台县的北部边陲，地处三县交界，西北隔小清河与高青县相望，东北与博兴县的湖滨乡接壤。境内西部是平原，东部为湖区，孝妇河由南注入，蜿蜒流转，汇入马踏湖，可谓地肥水美。桓台县是久负盛名的建筑之乡，而荆家镇则是建筑之乡的发源地。驰名中外的四世宫保坊，耸立在省城济南的齐鲁医院（即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明湖畔的北极阁，趵突泉边的吕祖庙等古代、近代建筑，无不是荆家工匠所为。在新中国建设的征程上，蜚声中外的人民大会堂，黄河岸边的郑州“二·七”革

命纪念塔等著名建筑，都洒下了荆家人的勤劳汗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荆家建筑业在改革的号角鼓荡下，已成为一支称雄齐鲁、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劲旅。1989年，他们受国家建设部之托，飞出国界奔赴约旦王国，为侯赛因国王建造王宫。荆家还有蔬菜之乡的美称，她的历史及影响与荆家的建筑业一样悠久和深远。早在明清时期，荆家菜即作为贡品送往京都。建国后，荆家的种菜能手带着自己的丰收之果晋京展览，曾受到共和国领袖们的亲切接见。鲜嫩、清脆品种繁多的蔬菜，远销省内外，尤其受到京津人民的青睐。农业方面，拥有古老文明农耕史的荆家人，在科技兴镇的旗帜下，不仅跨过了吨粮镇的门槛，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也呈现蓬蓬勃勃、方兴未艾的景观。荆家镇的工业画廊同样是壮美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一座新型的、文明气息很强的小城镇正在崛起之中。

他们的精神文明之花开放的争奇斗妍，连续数年保持市级文明镇称号。党校建设受到省委组织部、宣传部表彰。

无论是镇村领导还是村民百姓，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人，但在他们的手掌上却诞生了许多奇迹，这决非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只是采撷了荆家风景中的几束鲜花而已，无论作为荆家人奋斗足迹的记录，还是作为启发、激励人们前进的壮歌，本书的出版都很有意义。

是为序。

一九九〇年金秋

目 录

序	赵奎	(1)
来自荆家的世纪风	仇建新 傅冠明	(1)
合金之歌	孙维业 郑建亮	(39)
建造王宫的人们		
——来自建筑之乡发祥地的报告	陈公水	(67)
情系黄土地	荆廷桥	(123)
荆家工业风景线	杨克和	(138)
五色宝石的故事	赵敏	(152)
富民之路	毕谦祥	(165)
湖畔的诗意图	郝永波	(176)
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	孙维业	(187)
脚印		
——记周董建筑公司经理周崇德和他的 伙伴们	邵英文	(198)
千秋事业	郭思龙 张良仁	(215)
湖乡交响曲	荆春宗 山	(225)
开拓者的足迹	周克彪	(236)
春风缕缕	郭思龙	(250)
金鸡岭上的白衣天使	马明礼	(258)

苍血凝暮紫

——一个共产党员的精魂神韵……………刘江波（273）
奉献者之歌

——记市优秀共产党员、里仁村党支部

- 书记单士晋……………刘汝崇 魏剑霄（283）
陈公祥进北京……………邵英文（291）
李鹏霄烈士回忆录…李鹏汉口述 英文 连政 德镇整理（292）
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王继臣 翟作泰 傅冠明 张希农（295）
谚语与民谣……………傅冠明 翟作泰（340）
风土人情……………荆家镇史志办（344）

来自荆家的世纪风

仇建新 傅冠明

好狂的风哟！肆无忌惮，飞沙走石，刮跑了太阳，刮来了黑暗；刮跑了温暖，刮来了饥寒！自混沌初开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谁也记不清，这张张狂狂的风，在鲁中平原桓台县荆家地区5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肆虐了多少年？无遮无盖，无阻无挡，不见桃李芬芳，但见盐碱茫茫；不闻鱼鲜米香，多有恶水汪汪。老天爷呀！我们这些靠天吃饭的生灵，为了得到你的恩赐和庇佑，不知花费了多少祈祷的钱财，可是，你总是不开眉眼，去减少那些日益增加的“饿死鬼”的坟茔……

好热的风哟！其威甚烈，激荡神州。太阳露出了笑脸，东方的巨龙醒来了！荆家人和中华民族一起，在热风灼人的气氛中，兴高采烈地庆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是春的风，这是夏的风。热风送来了灵魂，热风刮来了生命。人们在欢呼，人们在流泪。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给荆家人，不，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生存、崛起的希望和勇气……

好香的风哟！如琼浆，似甘露，沁人肺腑，醉人心脾。这是何处的香风？怎有如此魔力？仔细寻找，啊！找到了，这是素有“北国江南，鱼米之乡”美称的马踏、锦秋两湖在荆家镇内3600多亩湖区飘出的香风！藕、柳、蒲、苇、稻、鱼、鸭、蟹、蚌、鸟，你纵是上界的仙客，也管叫你在此处留连忘返……

好大的风哟！力揽三江水，威撼五岳松。如龙吟虎啸，似万

马奔腾。这是“改革”的大风在呼啸！神州大地出现了沧海桑田式的巨变。大风歌下，荆家镇4万6千多民众，在以党委书记周良广和镇长周庆勇为首的党、政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发扬“团结求实，争先创优”的荆家精神，艰苦奋斗，拼搏开拓，绘出一幅幅新、美的画卷，谱写出一曲曲壮丽的凯歌！

啊！来自荆家的世纪风，从原始到现实，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那山呼海啸般拨动人们心弦的，无不是一首首催人泪下、激人奋进的不朽诗篇……

“他”，这个代表男性的字眼，如果没有“他”，就不好讲述一个男子汉的气魄！

“她”，这个代表女性的字眼，如果没有“她”，就不好讲述一个少女的柔情！

然而，如果没有他和她之间的结合，以及他们那种神圣而又微妙的天地之杰作，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传说……

他们是亚当和夏娃吗？不！他们是炎黄的子孙，龙的传人。不知道哪年哪月哪阵风，把他们吹到了鲁中平原一块贫瘠的土地上。他们大概是太累太累了，好不知羞哟！就连曙光辉映的时候，他们还躺在荒草丛中，互相依偎着酣然大睡。扫地风卷起一股刺鼻的气味把他们惊醒了！

他猛地跳起身来举目四望。她揉了揉惺忪睡眼左右观瞧。

啊！一眼望不到边的盐碱地，白茫茫寸草不生。就连舔一口迎面扑来的风儿，也会有一种苦涩难当的感觉！放风娘娘“嘿嘿嘿”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冲着他和她嘲讽地说：“年轻人，你们还是及早上路去寻找另外的安身之地吧。这地方

叫‘馑饥’岭，不长青苗难收庄稼。饱汉子没有，饿死鬼挺多。你们瞧，那一个一个小包包是啥？那是坟、坟墓呀！你们没听说吗，‘馑饥岭上多墓田，清明祭扫甚凄然，盐碱取代白蝴蝶，泪血难染红杜鹃’！快走吧！快走吧！”

闻听这话，他瞅了瞅挨在近前的她，脸上现出难言之苦。可她却不然，似乎是在茫茫沙漠中发现了绿洲，惊喜若狂地嚷嚷道：“夫君，别听放风娘娘瞎叨叨。谁说馑饥岭上光有死没有生？你看，昨夜咱们安睡于身下的，不就是一蓬挺旺挺旺的荆棵草吗？！咱们不走了，咱们住下吧。盖间房，搭个窝，男耕女织，春种秋收，咱就不信勤劳换不回甘露来……”

他惊醒了，他振奋了。他望一眼爱妻那娇柔的身姿，挥舞着坚实的双臂，冲着上苍呐喊道：“我们不走了——！”

从这时候起，荆家庄诞生了。传宗接代，繁衍生息，用勤劳和智慧，用勤奋和勇敢，谱写出了一部饱含着酸、甜、苦、辣、咸的英雄创业史……

据考证：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荆家镇辖5乡；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并为三乡；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隶属桓台县4区；1946年解放后，划归岔河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部属岔河区，东部属湖滨区；随着历史的推移，几经变迁之后，荆家镇现隶属淄博市桓台县，共辖周董、大元、东孙、里仁、辛庄、高王、陈桥、姬桥、前孙、后孙、前高、后高、王庄、东刘、姚王、伊家、前刘、后刘、滩子、双跃、吴元、柳村、小元、崔家、王明以及荆一、荆二、荆三、荆四等29个行政村，4万6千余人。

荆家镇，这个在齐鲁大地上颇有名气的镇邑，位于桓台县北部，东与起凤镇接壤，西与马桥乡毗邻，西南与陈庄乡搭界，南与田庄镇相连，北依小清河与高青县隔河相望，东北与博兴县相

连接，乃高青、博兴、桓台三县交界之处。镇驻地荆家，是全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镇总面积为 55.78 平方公里，占有耕地 45660 亩，苇田 3 千多亩，养鱼水面 600 多亩，实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也！

二

有人说，东方人的性格是求生不求死。不错，荆家人就是有一种求生不求死的性格。

还是让我们把镜头推向历史吧……

为了生存，人们学会并掌握了各种各样驾驭命运的手段。或耕耘原野，或采掘矿藏，或编织雕刻，或琴棋书画，或针头线脑，或烹炒烟炸，等等不一，千奇百怪。可是，唯独勤劳勇敢的荆家人，打破常规，冲出桎梏，练就了自己的绝活：“一把瓦刀天下闯，养妻、养子、养老娘！”他们放开自己那粗犷的喉咙，拍打着如同钢浇铁铸般的胸膛，一脚踢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士大夫思想，“哈哈”大笑着，用荆家人特有的风采，痛痛快快地呼啸着自己编就的歌谣，折服天下，雄征四方……

据民国二十二年（公元 1933 年）《重修新城县志》记载：境内出名的楼台寺院，衙署文庙，“渔洋祠”，“北极庙”以及明、清两代封建权贵们，为宣扬忠、孝、节、义而修建的 40 余座砖、石、木结构牌坊，无一不是荆家镇工匠所为。

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 1619 年），闻名于天下的“四世官保”砖坊，在清·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第一次修葺时，便由荆家镇工匠荆宗呈、李长乐、李长营等人领工承修。其砖坊虽然造型复杂，修葺难度大，但工匠们技术精湛，嗣后存留至今，成为罕世之物。

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荆家镇孙桥村工匠孙学礼、孙学义、孙学源，应荐率众前往周村建中西结合教堂两处，其造型别致，为山东教堂之首。

民国初年(公元1914年)，驰名中外的济南“齐鲁医院(现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也是由荆家工匠孙学源带班修建的。在竣工典礼大会上，当时的山东督军靳云鹏，亲自为孙氏兄弟披红戴花，并奖赏十两重的银瓦刀一把。当时，各地在济南注册登记的40余家营造厂中，就有荆家的21家；而孙氏兄弟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开办的“永德源”营造厂，实属资本大、人数多、技术素质强、久负盛名的厂家之一。这个厂经营30余年，共培养徒弟75人，号称七十五贤。

早在40年代，荆家的建筑技工已涉足美国、喀麦隆等近10个国家。而在国内各省、市、自治区开辟的建筑市场，则更是数不胜数。

自明、清以来，桓台县的44个建筑业重点村中，仅荆家镇就占了12个。该镇4万5千多人口中，从事建筑业的就有14500余人，其中三至五代建筑世家1670户。如这个镇的王家庄，300户人家就有250户是建筑世家，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当地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王家庄子孙家桥，不当瓦匠就烧窑，剩下几个没事干，小清河里玩对槽(木船)。

建国后，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山东省体育中心工程，工期紧张，它的提前落成，也凝聚着荆家工匠的心血。

济南舜井街营业大楼为荆家所建，整体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6千6百平方米，博得国家建设部、《当代企业家》杂志撰文表扬。

1986年竣工的山东省地质中心办公楼，高8层，现浇整体框架结构，建筑面积4951平方米，由荆家建筑公司承建，一次验收合格。

济南白马山啤酒厂糖化车间，高35.5米，整体框架结构，建

筑面积4600平方米，荆家建筑公司受到建设单位的物质奖励。

东营市地面卫星接受站，1986年竣工。该站建设采用新工艺、新材料，功能特殊，受到了国家科技部门的高度赞扬。

1988年，荆家建筑公司200余名工匠闯入北京，在祖国首都承建了高12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总造价450万元的中国现代生物研究中心科研楼。

1989年，约旦王国的王宫修建工程，也出现了威风凛凛的荆家建筑队伍……

壮哉！一把瓦刀闯出来的天下——古朴典雅，富丽堂皇，高大雄伟，耸入云天……

奇哉！百折不挠的荆家好汉。险滩恶水没有吓倒你们；倭寇滴血的刺刀没有征服你们；“车马归队人归田”的气候没有压制住你们；你们愣是凭着阳刚之气，顶天立地了！

你们无愧于当代“鲁班”的美称！

你们无愧于“建筑之母”的盛誉！

你们的手，曾经接过旧官僚赠给的银瓦刀；可是，当你们的手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握在掌心的时候，那又是一种如何描绘的情感和热流啊！

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信任！

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寄托！

一业腾飞，百业俱兴。龙头扬威，龙尾生辉。化工厂、印刷厂、机械厂、建材厂、木器厂、铸造厂、电力设备厂、水泥预制厂、玻璃纤维纺织厂等厂家拔地而起，以他们各自特有的风貌接受着党和人民的检阅……

三

是什么声音打破了往日的宁静？是风吗？怎么如此之猛烈；

是雨吗？怎么如此之激涌；是群兽出林吗？是天塌地陷吗？是从天而落的狂飚吗？不是，这一切的一切全不是。这是五霸之首齐桓公，在荆家这块宽阔的土地上会盟各路诸侯。哎呀呀！好一个惊天动地的场面哪！旌旗蔽日，刀剑如林，战马嘶鸣，万蹄踏动！等结束之后你再看，好家伙！方圆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足足踏下去三丈有余！

小清河哭哭啼啼地来到了这儿。

孝妇河呜呜咽咽地来到了这儿。

啊！好一个宽阔舒适的安身之地呀！于是乎，小清和孝妇姊妹俩，率领着她们的子女们，一股脑儿地涌进了这个万马踏出的新家。可是，她们的家族毕竟是太大太大了，待容纳不下之后，只好流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望着遗留此地的儿孙们，恋恋不舍地去寻找另一个安身之所……待她俩离开之后，诸龙河笑嘻嘻地来到这儿，悄无声地抢占了一席之地。

从此，马踏湖诞生了。

荆家镇东部，泊沼连接，港汊纵横，东西长12公里，南北宽8公里，碧波荡漾，景色秀丽，航道交织，错落有致，岛屿星罗棋布，好一派独具风光的天然佳境！

荆家是美丽富饶的。全境近旗形，西部为平原，东部为湖区。镇内水、陆两路四通八达。荆（家）夏（庄）公路贯穿全境东西；荆（家）田（庄）公路纵越南北；夏（庄）红（庙）公路横贯镇中心；境内连村定向诸路纵横交错，交织如网，日有通往省城济南、市府张店、石油基地东营、炼油重地辛店的直达班车；此外，满载着城市及海上物资的小清河船队也从本境穿过。

荆家之地，物华天宝。

大元、崔家、前刘、后刘、伊家、东刘诸村，村村靠湖，户户连水，家家有船，人人娴熟水道。荡舟湖上，心旷神怡，曲径通幽，如入迷宫一般！虽无烟波浩渺之壮观，却有含蓄藏精之韵

味。每逢盛夏炽烈之时，金秋丰硕之际，满湖苇蒲挺拔滴翠，随风摇摆，吟诗作唱，尽抒胸怀！又有鸭戏鸟鸣，“呱呱呱呱”而“啾啾喳喳”！虾蹦鱼跃，蟹爬蚌舞，任意要斗！到处可见接天莲叶撑绿伞，映日荷花显娇容！更有“芦苇横断疑无路，竹篙轻点又一天；只闻笑语声声起，不知何处有人烟”的奇情胜景！若到夜间，天连水，水连天，天上群星璀璨，湖中碎银点点；天上皓月当空，湖面轻托玉盘。要是在朝阳辉映，晚霞尽染，细雨飘飘，白雾朦朦的时节你再观湖，那更有另一番诗情画意的感受……

古往今来，湖中佳景不知吸引了多少骚人墨客及中外游人前来尽兴。李白、苏东坡、王渔洋、于钦、杨波、王象春、王象良、徐夜、王士禄、王士祯、唐梦赉、刘大绅、张笃庆等诗词巨匠，均在此处挥毫抒怀。北宋大诗人苏东坡“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卷却天机云锦缎，纵教匹练写秋光。”这首脍炙人口的《横湖绝句》，立世不衰，后来有贤才即兴，摘取诗中“锦”、“秋”二字，在马踏湖上又冠以“锦秋湖”之美称。

“马踏”、“锦秋”浑然一体，除当地熟知故里者外，其他人众是无法将她们截然分开的。

有人说，湖中傲比南竹的每一根芦苇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这话虽然有些夸张，可是海内外的“会城”、“齐台”、“颜斶墓”、“颜子钓鱼台”、“鲁连井”、“东坡亭”、“冰山遗址”、“无欲亭”、“胜处祠”、“渔洋轩”、“五贤祠”、“徐夜书屋”等神奇动人的掌故逸事和名胜古迹，的确能够令人牵肠动魄！

湖区不但景色秀丽，而且物产也极为丰富。一望无际的芦蒲和藕田，难以计数的四腮鲈鱼、鲢鱼、鲫鱼、鲤鱼、甲鱼、黄膳、虾、蚌、长毛蟹等水产品以及数不胜数的野生鸟类和水生植物。荆家人心灵手巧，仅用芦苇编织的四扇屏、大屏风及各式宫

随等工艺品就畅销全国各大城市和远销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质鲜味美、久负盛名的湖中名吃更让人垂涎三尺。其中尤以曾是历代宫廷贡品的乌河稻米、金丝鸭蛋及九孔白莲藕为最。湖乡人还能利用湖中特产做出一百多种风味各异的菜肴，素以清、鲜、脆、嫩而著称，烹、炒、熘、炖样样俱全，蒸、烤、氽、烧尤佳，其中炸荷花、莲子羹、蒲白黄鳝汤、辣子黑鱼片、泥鳅丸子、鳞炸鲫鱼、霸王别姬等上好名吃，定能令人品尝之后“啧啧”赞口不绝！此外，别具风味的“拳砸荷下藕”，也每每令人回味无穷！

啊！湖光水色，别有洞天。鱼米之乡，北国江南。

愿鲁中大地上这颗璀璨的明珠，永远放射出五彩缤纷的迷人的光环……

四

荆家地区的白色土地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颜色的？是她诞生的时候吗？是齐桓公会盟各路诸侯的时候吗？是马踏湖水发挥神威的时候吗？不，这一切的动荡都是轻微的。我们敢说，只有在革命风暴来临的时候，当革命的红色种子播撒在人们心坎上的时候，荆家这块浸透着血泪的土地才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

忘不了啊！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祖国的大好河山惨遭蹂躏，在中华民族深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荆家湖区一切坚强不屈的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纷纷挺戈跃马，与入侵倭寇和一切反动势力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在荆家不朽的历史长卷中揭开了新的一页！

豺狼没有人性，而日寇比豺狼更凶。

1937年10月，日军在荆家这块兵家必争之地上设立据点，占地1万多平方米，强迫民工为其修筑炮楼三个，并挖护楼

壕，架设铁丝网和吊桥。每到傍晚行人禁行。

1938年古历5月30日拂晓，日军及汉奸队200余人，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对荆家庄一带进行扫荡。枪杀荆家庄7人，枪伤30多人，抓捕13人，抓捕其他村庄无辜群众40余人，抢劫和烧毁房屋、财物无数。被抓者均受到皮鞭抽、枪托打、杠子压等非人的折磨。百姓有家难归，避逃四方。荆三村一个乳名叫“五子”的，就是母亲在避难时，把他生养在荒野之中的。

农民荆冠生，被日军无辜抓去后，棍子打，凉水灌，并脱掉衣服跪雪地，浴雪花。

1939年腊月30日，农民荆向玉刚一出家门便碰上日军，二话没说被拖到街上一脚踢倒，枪托砸，枪口捣，加之惊吓，即刻屎尿满裆。此外，荆义同、荆光平、荆义云也相继遭到毒打。抗属荆荣林被日军抓去吊在炮楼下，打得血肉模糊。

是年冬，农民史兆连早起拾粪被日军抓去，先是遭受了灌肥皂水等酷刑，然后日军又把他扔进了据点南边的大湾里。冬日严寒，湾水结冰，史兆连在水中挣扎。他只要一露头，日军就用木杆把他打下去，同时还发出阵阵野兽般的狞笑，直到把史兆连沤昏之后才扬长而去。乡亲们把他救回家中，经过很长时间才慢慢苏醒过来。从此，史兆连伤病缠身，卧床不起，不久便含恨吐血而死。

1940年9月13日，日军前往华沟一带进行“扫荡”，怕遭伏击，便抓去荆会元、荆象宝、荆延江、荆光孟、荆延怀、杨延吉、杨延寿、牛廷顺、巩三等50多人头前开路，脚步稍慢即遭鞭抽、脚踢。行至周董村，藏身在苇垛里的周汝选的妻子和孩子被日军发现后用机枪打死。行至伊家村北，打死了前刘村刘修东的父亲和叔叔。同时，用刺刀刺伤了刘义桓的胳膊，造成终生残废。在华沟，日军又用刺刀活活挑死了宋永禄、宋永祥等4人。